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目錄

夷狄稱號總論 擧號稱人稱子褒貶辨

楚書荆書楚書人書爵書大夫名氏 漸進[illegible]辨[illegible]褒爵貶八辨 以吳楚書子爲春秋之

吳書國書人書爵 伯爵降子辨 書法與楚異謂進楚退吳辨 惡僭號稱吳辨 外吳說辨 吳稱人公

救陳書吳杜胡說辨　會黃池書爵公穀杜孔褒辭辨自貶之說辨

越書越書於越書越人　越於越公羊說辨　稱人進之辨

徐舉號書人書爵　貶舉號褒書人書爵辨　伐莒杜趙說辨

秦書爵書人書師　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以稱秦爲狄之辨　交兵書人書師皆貶辭辨春秋以王事責秦穆辨　秦無大夫辨書術聘賢穆公辨貶術不氏辨　例進之辭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夷狄稱號總論 舉號稱人稱子褒貶辨

凡夷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辭 張洽集註隱二年引趙匡

夷狄舉號外之也內中國而外四夷 胡安國傳隱二年

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獨會吳與會戎異辭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辭是也 李廉會通

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而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而吳稱子矣至於吳越春秋未以敵言之也 陳傅良後傳定五年於越入吳

吳楚徐越皆神明之胄東遷後朝覲會同不通上國春秋記之槩其辭而已徐越小國或人其人或子其君其為患淺也吳楚則土廣民眾士武兵利國富力强志大慮遠其為患也深史記之以其漸始曰

吳曰荆楚次曰人曰子非進之也以明盛衰之漸也張大亨通訓

吳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然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其後書楚人書楚君臣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蘇轍春秋集解

羅泌曰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裔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爲稱也奚以信曰不志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小白重耳於其葬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楚之君將何以爲辭此不得不子之非貶也按春秋書侯伯俱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爲吳楚夷也故聖人取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何貶況吳楚亦皆先王之後邪春秋雖邾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難乎其稱也顧炎武五經同異

荊於莘之役始書始通也晉秦以暨吳越入經之先後皆然推此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李光地榕村語錄

莊十年荊始見經　　成七年吳始見經

定五年於越昭五年越始見經稱人係便文　　僖十五年徐僖三年徐始見經稱人係褒詞

隱二年戎始見經　　莊三十二年狄始見經

宣三年赤狄始見經　　宣八年白狄始見經

昭四年淮夷

○楚書荊書楚書人書爵書大夫名氏漸進說辨褒爵貶人辨以吳楚書子爲春秋之法辨州國氏人名字爵公羊說辨謹華夷而於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辨荊非州名辨公穀胡氏貶之外之辨來聘褒稱人辨改號楚進之辨楚無大夫辨公羊尊屈完說辨鹿上人楚以人二國辨戰泓楚子貶稱人辨以師敗於人責宋辨圍宋人楚子以人諸侯公穀胡氏諸說辨以爲得臣帥師大夫先諸侯辨城濮柏舉貶楚臣辨大夫不敵君辨椒聘進之辨恕商臣辨伐鄭入陳于楚討賊辨伐鄭書爵書人褒貶辨書爵胡傳褒辭貶辭直辭辨

書荊始莊十年書荊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 李廉會通 莊十年

商頌奮伐荊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强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及熊顗即位令尹子文得政自此浸强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然終齊桓世止稱人以桓之力猶足制之及桓沒而列於會盟然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張治集注 僖元年

荊者楚本號宣王之詩曰蠢爾蠻荊當時固以荊目之東遷後兼并羣蠻斥地漸廣有能遠者求進爵於周天子弗許遂僭號爲王其使號爲楚亦當在此時春秋先書荊後書楚因舊史舊文耳 家鉉翁詳說 莊十年

說者曰州而國國而子以漸進之非也荊楚之強亘古而然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詩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德中衰則有所不庭矣故武丁之興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而後帖服焉周之盛時周公在朝莫敢不臣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家中僨則有所不臣矣宣王之興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而後能服之然當商周之盛時朝貢於庭亦不過曰荊楚舒而已未嘗見稱人稱子也或稱荊或稱楚初無輕重而後世見經始書荊繼書楚初來聘書人後乂書子遂以為進之且成湯高宗周公宣王惟懲而服之孔子遂反成湯高宗周公宣王之道而進之乎無是理也其所書皆從史文耳至於封爵曰子春秋雖僭稱王至於通中國合諸侯遣聘仍以子爵自稱聖人亦因其自稱而還其所封之爵以子書之若曰楚雖彊大

極其所封之爵不過曰子所以抑夷狄之强以尊王也趙鵬飛經筌莊十年○

趙氏經筌成七年論吳楚書子又見書吳門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朱子語錄

四夷雖大皆曰子吳楚稱子此先王之命也胡氏以爲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誤矣陸粲胡傳辨疑成七年

春秋於楚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寖强可以傷中國之衰也程端學本義成十五年引孫氏

荆之病中國尚矣商頌曰奮伐荆楚裒荆之旅此高宗中興之時也周雅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此宣王中興之時也盖荆最蠻夷之强者中國盛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故中興之君尤以服荆楚爲急自桓王失信諸侯背叛于是荆紓不至敢以蠻夷之賤輒犯中國甚至

于僭號稱王則王綱不振可知矣高閌集注莊十年

按公羊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解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字不若子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以貴重爲詳輕賤爲略也公羊莊十年疏○穀梁傳但云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莊十四年注同公羊○葉氏辨之曰楚先以荆自名其後日強始復本號經據實書耳豈楚而抑以爲荆乎潞氏甲氏乃其國號猶言英氏其以氏稱豈春秋抑之乎亦未見其爲進於稱楚也若云國進而稱人潞氏甲氏可云潞人甲人乎吳楚惟於卒書名未有書字者何人不若名名不若字之有至於書子則四夷在中國内雖大曰子乃是本爵亦不可與字並言也葉夢得公羊傳讞

始書荆繼書荆人繼書楚子著其漸盛也莊二十三年日講解義

公羊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信斯言也楚至於文宣吳至於定哀薦食日甚何德而進焉馬驌左傳

辨例

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戴禮坊記子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陸奎勳義存錄

左氏傳晉呂相曰秦三公楚三王晉趙武羊舌肸相語司馬侯對晉侯語皆稱楚爲王楚昭王卒孔子亦稱之爲楚昭王蓋楚旣自王異邦人稱之亦不得不曰王者勢也春秋會盟征伐則稱本爵亦因其自稱而稱之故書子非聖人斥其僭號而書之爲子也楊椿孟鄰堂文鈔

楚初稱荆旣而書楚矣初書人旣而書爵矣旣而有使聘矣旣而有

大夫矣聖人豈有心於進之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嘗一朝晉其來聘也偃然既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又至而名氏通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或曰慕義來也故進之是不然荊之聘三成之元穆之元與鄭敖之二載俱其熾盛之日時晉方弱有無禮而加我爾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之盛際且甘心委質之孟之會至受其捷未幾而乞師伐齊取穀則晉之附楚久矣楚何慕義於莊公哉顧炎武五經同異

楚始以號舉而自僖文以後君臣見於冊書者一同於齊晉蓋楚強戰勝天下而與晉狎主諸侯之盟也自成以前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君將則稱君而楚亦然列國之會盟君出稱君卿大夫出稱人而楚亦然自成二年戰于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成二年嬰齊會蜀以名見而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列國之卿皆以名見矣自成以後列國之卿帥師盡稱名其將卑則不以名見而或稱人或稱師而楚亦然不獨書辭同其先後詳略之世年亦相次也所以然者諸侯之視楚不異於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一同於齊晉也 方苞通論

荊以州舉見於詩采芑閟宮舊矣非創義也其後變而益詳一以見通中夏之始一以見逼中夏之漸今約其旨曰書州舉號也書人錄君臣也書爵書名詳君臣也椒聘之前書人爲君臣同辭以後君皆爵而人者皆其臣楚益張也會蜀之前書人爲卿大夫同辭以後卿皆名雖盟蜀猶以列序故書人而人者皆大夫卿並張也此書人之別也宜申目君不書爵椒書爵不繫族至薳罷而君臣之辭乃備此書爵書名之別也要不越謹始防漸二義而諸儒以爵其君名其臣爲進楚失春

秋旨矣高澍然釋 經莊十年

春秋一書一以存綱紀一以紀世變如吳楚不書葬此聖人之不因魯史特削以示義者所謂存綱紀也又有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荆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於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槩書曰荆則變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爲嘉其慕義而進之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褒之皆非也罪莫大於觀兵問鼎而聖人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諸儒又將何說哉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書楚子諸儒以爲褒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柏舉戰稱楚人敗稱楚師蓋立文不得不如此爾其餘或書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大夫將則稱人如以爲貶則楚子蔡侯次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人反書爵以予之乎又 ○張氏自超

本朱子論楚稱王未必稱於會盟之地會盟仍稱本爵不書葬亦非避其號也見外諸侯卒門楚子旅條下

楚初稱荆漸而稱人旣建號楚而君漸舉爵大夫漸稱名諸儒以爲進之夫春秋之作著二伯之功伯功在攘楚而顧進楚君臣與內諸侯大夫齊等哉蓋楚非西戎之比西戎雖在內地而爲患小故其君不必詳楚亦非秦之比秦不爲中國患故其大夫不必詳楚亦非吳之比吳雖驟强而起於春秋將終故其君大夫亦不必詳惟楚則與中國始終爲敵使不爵其君不名其大夫則楚之爲患中國其實不著楚之實不著則二伯相繼攘楚之事跡不著楚之時强時弱亦不著而晉世伯之有盛有衰亦不著矣春秋豈進楚哉張自超宗朱辨義雜論

汪氏以始書荆人繼書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者始則嘉其慕義繼則予其服義及其講聘好則稱名稱人然如書楚子使

宜申來獻捷豈嘉其執中國諸侯而人其君名其臣哉（又莊二十三年）

鄧之會傳曰始懼楚也前此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焉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啟濮猶未嘗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於是始有輕視中國之心矣楚告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既而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然則會鄧之日楚人尚未稱王而諸姬震懼奔走恐後焉文王嗣立薦食上國春秋書之曰荊成王享國長久身歷二霸春秋書之曰楚中國有霸主猶且避楚況桓文沒奮其詐力殘滅與國秦伯降服臧孫興歎卒莫能救楚始日有圖霸之志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馬驌繹史）

商頌荊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獻牛於荊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考周初始啟地入中國熊繹其再封也（梁玉繩瞥記）

高澍然說見書吳總論

愚按方氏苞張氏自超顧氏棟高論春秋書楚之詳略因乎世變其後之詳書者不詳則其實不著也其既詳之後有略者不足詳則略之也最得當時情事先儒襃爵貶人之說固謬趙氏汸屬辭本陳氏傅良說謂中國有伯楚君大夫將同稱人惟會得稱君中國無伯則楚君將稱君略之而後稱人疑於討賊稱師書大夫將之後有稱人者各有微旨其盟會書楚君大夫以為既於將兵變文示義則盟會悉從恒稱其論雖似有理而或變文示義或悉從恒稱仍未免以傳解經曲生義例之病且春秋著桓文之事則外楚攘夷之義自見必謂謹華夷之辨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亦殊非其事其文之實矣

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

荊者楚本號後改為楚杜注○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殷武曰

維女荊楚已并言之是楚稱荊久矣詩漸漸之石正義○荊九州也鬻熊受封在荊之楚而非荊也故謂之荊楚而楚初以荊自名其後復中國之稱故言楚舒亦荊之別也故謂之荊舒其不曰荊者以舒自名而已葉夢得傳僖三年○熊繹在荊山故稱荊方以智通雅○書稱荊及衡陽惟荊州荊自荊也荊州自荊州也楚封丹陽依荊山以爲固荊山在今南漳縣爲荊州之北境其或稱荊或稱楚者荊楚一也皆木名黃荊本名楚其地產楚因以名山楚國本名荊至春秋時改曰楚王夫之稗疏○荊舒蠻荊皆以國言荊者叢生之木名一謂之荊一謂之楚詩曰言刈其楚楚亦荊也荊山之南多產木故州以之名國亦以之名鬻熊封國曰荊其後自改曰楚猶吳之去勾越之去於耳而二傳胡氏有州舉之說非也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山之南衡陽之北其地遼濶是

不一國楚未全有其土而春秋何容以州與之然則吳可稱爲揚赤白之狄可稱爲冀乎王介之四傳質〇公羊曰荊者州名州不若國穀梁曰楚何爲謂之荊外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外之也陳岳氏曰苟曰荊州名楚國名漸進之義則秦當先書曰雍吳當先書曰揚何以書秦吳也苟曰荊者外之也秦吳亦其類也顧不外之而獨外楚乎矧荊乃禹貢九州之名也奚謂外乎其以荊稱以楚稱春秋皆因其自稱稱之非孔子抑之而以州稱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〇公穀謂荊以州舉按杜氏則荊其本號也蓋其後強大乃改號以通中夏非春秋進退之也陸粲胡傳辨疑〇荊以州舉諸儒以爲外之來聘稱人又以爲嘉其慕義而進之伐鄭後以州舉又以爲惡其陵弱暴寡而外之然則越此不十年而伐鄭稱楚人爲進之邪胡傳知其不可通而

遷其辭曰浸弱也豈楚自入蔡以後尙未强又延十年而始强邪仍不可逝也蓋自莊公末年以後纖悉畢事詳於內諸侯則不可以不詳楚不詳則其是非不著其初之稱國稱人者猶後書吳事之稱國稱人皆不必詳之之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以荆爲州州不若國天台齊氏曰楚此時號荆卽書荆後改號楚卽書楚耳斷無以州名書之理（崔應榴吾亦廬稿）○邱光庭曰荆楚之本號一國兩號殷商唐晉並同詩云荆楚荆舒荆爲舊名審矣（張尙瑗穀荆楚請）

莊十四年秋荆入蔡

莊十六年秋荆伐鄭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楚始通未能自同列國未成

其禮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而經亦書楚人是君臣同辭也○杜注孔疏○凡夷

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陸淳纂例引啖助○稱人者其臣來也猶吳

會于戚得稱吳人春秋常法也不得為別義葉夢得公羊傳讞○荊自

此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辭呂本中集解引蘇氏○楚

自此寖強矣故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

之盟會桓能制之也至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盟齊盟鹿上其

勢已張會盂於是大張位陳蔡之上而書爵矣呂本中集解引劉絢○荊

楚日強其患深矣今率然而聘魯自荊之魯以職方考之幾二

千里彼何慕於魯而來邪蓋藉聘問以窺中國也其為謀有不

可得而料者而說者以其去兵用禮為可嘉非也直書荊來聘

於文不順而其大夫之名氏又未通於中國也故加人字以成

文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復書荊邪趙鵬飛經筌○曰人微之

也至椒聘而始見其盛矣說公穀者以爲褒義而進之非也春秋褒之豈進之哉叅孫覺經解家鉉翁詳說○書荆人略之也不得比於中國諸侯而史亦不以書中國諸侯者書之也其後會盟侵伐交政既久則於其來聘一如書中國諸侯者書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荆之初但稱國陋也來聘稱人交不可曰荆來聘也此所謂便文以修辭戴祖啟五測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

僖元年秋楚人伐鄭傳不著其人

荆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辭蘇轍集解○楚以荆稱舊矣春秋之初猶以荆通于中國故春秋從而書荆今始改爲楚故春秋亦從而書楚謂自州而國爲進之謬矣黃仲炎通說○荆改號爲楚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夷狄

漸盛爲中國憂也論者於荆人來聘謂春秋嘉其慕義而進之今加乎中國亦謂春秋進之可乎家鉉翁詳說○孫氏以爲兵衆地大漸逼諸夏張氏以爲始定國號以交中國皆是也蓋始則略之以漸而詳之所以詳之者交於中國侵伐會盟與內侯同其事不可以不書又賓交其君不得不舉爵賓交其臣不得不書名故舊史詳之夫子亦不得略之也蓋齊晉之伯皆自楚而起春秋一書亦因桓文攘楚而作使楚之君臣會盟侵伐不詳則齊晉霸業之盛衰亦不得而詳齊晉霸業之盛衰不詳則內諸侯之是非向背亦不得而詳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無稽春秋不得而成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始者但知爲荆而已今從其國號而錄之非復荒遠不常見於赴告之文者也熊袁嚞闕如編○案史記楚成王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

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然則楚自此始爲列國矣周

室迺春秋所以改書楚者以此 齊履謙統紀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傳不著其人

僖三年冬楚人伐鄭 傳不著其人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按陸氏湻胡文定謂嘉其服義故通名氏成其爲大夫非也○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

按穀梁言成屈完爲大夫卽公羊尊屈完之意非也 程端學三傳辨疑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 鬭穀於菟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 據傳楚子也略稱人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傳不著其人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不著其人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不著其人

僖二十九年冬楚人伐隨鬬穀於菟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傳不著其人

按舊說謂人楚亦人宋齊人宋亦人齊楚者均非也見書人門

又　秋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楚序諸侯之上則此會楚爲之主執宋公不待言楚而不知前有鹿上之盟後有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執宋公不可云執宋人宋公既爵楚與五國不得不爵否則疑君與大夫會也吳澂纂言○春秋書楚有漸焉非進之也所以見中國無人而荆蠻暴强也於其未盛而驟擯之則易至其强盛不能當也其君稱爵其臣稱名會盟侵伐與中國諸侯無異文焉會盂書爵中國衰外夷盛矣其後猶君臣同辭至次厥貉後書

爵自是君臣始不同辭見中國之衰益甚矣孫覺經解○楚與中國會盟皆未嘗親至此獨親至者蓋欲執宋公故自來會呂祖謙左傳說

又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略稱人

會盂方書楚子而此復書人以此知椒聘之前書爵爲會盂特文餘皆恆辭書人而諸儒以爵爲進人爲貶皆妄也高澍然釋經○人疑子字之譌春秋全經無稱人以使者郝懿行說略

僖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此戰三傳皆稱楚人先儒或謂楚子在師貶而稱人蓋據左氏鄭夫人勞楚子于柯澤而言不知楚之軍法每使大夫前進而君次於後以爲之援其在柯澤不足爲臨敵之徵日講解義○楚稱人先儒以爲貶非也會盂不貶而泓戰乃貶乎殆遣大夫帥師而楚子駐軍近地爲之援耳秦晉圍鄭稱人正與此同葉酉究遺

○稱楚人者楚子雖在軍而帥師有人君不親將則不書 毛奇齡傳

○按穀梁曰春秋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宋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責之也劉氏權衡辨之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成得臣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令尹子玉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成得臣鬬宜申

又

冬楚人伐宋圍緡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圍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 劉敞權衡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畧稱人

方氏苞曰穀梁人楚子以人諸侯先儒因之非也盂之會執宋公不貶而於圍宋貶乎是矣方氏又據城濮之戰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謂圍宋者實得臣則不然

也三傳皆以楚人爲楚子若是得臣是以大夫先諸侯春秋無是例下書公會諸侯盟于宋又以大夫冒諸侯春秋尤無是文也是時楚書人尙君臣同辭蓋楚之書爵雖始於會盂而實始於使椒聘魯會盂後使宜申獻捷卽人之椒聘從君無不貶其證也高澍然釋經參○楚稱人以爲貶者固非或以圍宋者子玉故稱人果指子玉則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其說不可通也按正義楚子初至原身親在宋及見晉之盛始去之其說極合情事惟楚子先在宋後乃去之故春秋要其事之首尾兼其君臣言之曰楚人序於諸侯之上原不專指子玉下文公會諸侯盟于宋楚子尙在宋可知葉酉究還○陳氏岳曰公羊謂貶楚子以執宋公故苟爲執宋公貶則二十一年當執宋公之時猶不曰楚人而書楚子何歟穀梁謂人楚子以人諸侯不正其信荆蠻而伐中

國也苟曰不正荊蠻之伐中國則宣九年楚子伐陳十年楚子伐鄭十三年楚子伐宋陳鄭與宋得非中國邪不書楚人而書楚子何歟程端學三傳辨疑○謂楚稱人爲貶者非也人楚子以人諸侯然則何以不幷人諸侯湛若水正傳○楚子稱人先儒皆以爲貶程子曰爲其圍宋也然通春秋以蠻猾夏憑陵諸侯凡侵伐無不當貶豈獨貶於圍宋而他處稱爵非貶邪胡傳曰宋王者之後作賓王家楚圍之故稱人著其罪然則他諸侯楚侵伐之有稱爵爲予之而不罪之邪楚成在位四十餘年自初聘稱荊人伐鄭稱楚人之後惟會盂一舉爵其他侵伐圍國二十一見皆書楚人如以稱人爲貶則商臣以亂賊而來聘次厥貉伐麇比連舉爵豈春秋予之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氏駁貶稱人之說甚辨而仍斷以爲是大夫得臣與方說同則不如高氏所論尤

精也故從刪節○又按孔疏本杜注以爲子玉主兵謂凡侵伐序主兵於上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於上見隱五年邾與鄭伐宋孔疏與春秋卿主兵序諸侯下之例相背○郝氏懿行疑人爲子字之譌

僖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衞傳不著其人

此楚人子玉也方楚子入居于申子玉亦移師救衞故戰城濮即在衞地其與圍宋同書人不嫌混者彼先諸侯故知爲君此繼師敗書殺得臣故知爲臣要之君臣同辭耳高澍然釋經

僖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公羊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按公羊本云楚無大夫今如此說則是楚有大夫自相矛盾劉敞權衡○穀梁釋泓之戰則曰稱楚人以敵宋責宋公也公羊釋城濮之戰

則曰稱楚人貶不敵也奚是非相反邪苟貶不敵君則邲之戰與鞌之戰何其敵楚子齊侯而不貶歟（程端學辨疑引陳岳）○愚按蕭氏楚曰楚大夫戰何以書人好會之事若侵伐之類書臣之姓氏猶可言也至於戰則與我爲敵矣君而敵我尙可言臣而敵我甚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亦本二傳夷不敵華大夫不敵君之義非也是時楚大夫將恒稱人而略其名氏陳氏傅良云楚得臣稱人楚未有大夫將也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息公子朱）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成大心仲歸）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

楚稱人胡氏以爲貶非也按傳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杜注陳

師須淵爲伐鄭援是本未親將至鄭也葉酉究說

又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並見經

公羊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案例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無他義穀梁云楚無大夫其曰萩椒穀梁作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聖人設教豈以來我則褒之陸淳辨疑○自僖公以來楚雖交通諸侯而朝聘不常盟會不繼故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衰楚人接迹於列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然椒猶不氏也蘇轍集解○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秦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無伯亦可見矣李廉會通○楚君臣並見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魯史比加詳焉聖人因而不革亦可見中國日衰夷狄日盛之一端程端學本義○春秋於楚使三至每書輒異者著其漸盛爲患也先書荆人來聘疑其

所以來也繼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爲中國患也今書楚子使椒來聘著夷狄之禍已迫中國猶未悟也椒去未幾孟諸之田繼之五國之君奔走受命僅而獲免先儒以爲有悔過慕義之心悔過慕義者如是乎家鉉翁詳說○楚亦先王所封其有大夫尚矣公羊見春秋先書荆後書荆人又後書大夫之名遂謂楚至此始有大夫童稚之識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自齊桓既卒而楚與宋爭伯故盂之會書楚子自晉文襄既卒而楚與晉爭伯故自此迭書楚子蓋楚勢日張幾與中國侯伯併也御纂直解○前書荆人來聘楚始通中國略之也此書楚子書椒楚寖强而習交於諸侯書其實也楚以禮交於我如諸侯來聘之例而書之非褒之也公羊以爲嘉其慕義而後進先儒謂春秋于其慕義皆非是牛運震傳○書楚聘一同中國之辭所以著楚之强其聘中國

旣行中國之禮而中國亦以待內諸侯內大夫者待之也文定以爲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褒而進之然前乎此則伐鄭後乎此則次厥貉伐麇侵陳侵宋何爲思善悔過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汪氏克寬謂商臣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所謂與其潔不保其往也案是時秦楚交病列國以晉爲望國俱來通好以爲遠交近攻之計楚欲圖北方而來聘秦欲伐晉而歸襚其情一也聖人書之以志夷狄之窺伺伯業之中衰若以爲慕義而予之商臣負滔天之惡豈區區一聘遂可云與其潔不保其往乎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楚至是備君臣之辭同於列國覜書荆人來聘固變視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變是謂漸也著其强也以爲進之豈春秋旨哉蓋齊桓沒後晉即附楚今晉霸替而楚勢張聘使忽至爵以得與結好爲喜故備其君臣之辭以書於冊穀梁所謂以其來

聘褒之者蓋舊史之情而誤以為筆削之旨耳春秋於吳楚徐越所稱詳略一仍舊史因之以見事實爾 方苞直解 高嵩然釋經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自是遂書爵與中國等矣蠻服益强而中國益衰明矣 孫覺經解 ○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褒其來聘而書爵今厥貉之會麇之伐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 家鉉翁詳說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楚始書君將

此書楚君親將之始如以稱爵為予之固知春秋必不予弒君之商臣憑陵弱小之麇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伐麇者商臣則書楚子圍巢者子孔則書楚人有何書爵書人為進退予奪之義哉此後稱楚子楚人皆從其實也至大夫用事而直目其人則楚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公子貞公子午是也 又○賀氏說見書伐門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子孔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書人非君將 高對然釋經 ○按傳滅庸者子越子貝也故稱楚人 [illegible]究遺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侵蔡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甚列國有霸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列國無伯而楚執伯權也 呂大圭或問 ○謂書爵于楚以伯非也春秋之初楚君臣同辭以其猶有夷夏之辨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稱楚子皆其君稱楚人皆其臣也 程端學或問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自文九年楚君無不書爵而胡傳於宣三年楚人侵鄭次年楚子伐鄭並以褒貶釋之未知觀兵問鼎書爵用何說以褒之也 高對然釋經 ○楚師東向伐戎侵鄭文定於侵鄭稱楚人爲罪其侵

掠諸夏然伐戎而觀兵周疆稱楚子爲予之邪當是楚莊親主伐戎之師戎既服而歸留大夫以侵鄭故伐戎稱楚子侵鄭書楚人皆據其實耳張自超宋辨義 ○觀兵問鼎逆情著矣止書伐戎道其可道者耳先儒以稱爵爲褒觀此知不可通矣御纂直解 ○陳氏遷鶴說見晉楚爭盟門

又 夏楚人侵鄭傳不著其人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

楚人加鄭稱人者三稱子者四稱子者君自將也不然則稱人而已呂大圭或問 ○胡氏安國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書爵以與之然商臣之次厥貉楚子旅之觀兵問鼎並以爵書則春秋無以書爵爲襃之義明矣自宣成而下楚勢益張故君將則稱君大夫將乃稱人耳日講解義 ○楚名爲討賊

而實則爭鄭春秋未必大其討賊之公義而恕其爭鄭之私心也文定乃謂以此而稱楚子則今年不得賊而明年又至爲有必討賊之實意何以又書楚人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楚五伐鄭稱子稱人義非褒貶親將與不親將爾胡氏說並非郝懿行說略○是時楚政未逮下雖列國之卿以名見而楚猶書人大夫未張也據成二年楚共初立嬰齊語於衆曰君弱而經名楚卿始是年則楚政逮下始是年也高澍然釋經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據傳是楚子也書人如以爲貶楚子滅國殄祀豈稱人示貶可能盡厥辜哉荆舒相滅不足詳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楚師伐陳傳不著其人

宣九年冬楚子伐鄭

楚莊加兵于鄭凡四兩書楚子君將也書人者大夫將也有何可褒而曲生意義邪且九年十年兩書楚子胡傳一以爲貶辭一以爲直辭將何所據程端學本義或問○楚惡鄭之貳已故親帥師胡氏妄以四年伐鄭書楚子爲褒其討歸生之罪則此時書子爲不通矣晉楚爭彊有何褒貶況四年伐鄭尋以前年侵鄭鄭不服而伐之非討逆也毛奇齡傳○楚憑陵中國春秋未嘗因事以善之也始則略之後則詳之君親將則舉爵大夫將則書人大夫用事則書名用衆則稱師從其事之實而非以是爲褒貶也文定既以歸生弑君楚伐鄭舉爵爲予之至此伐鄭義不可通又以爲罪其以重兵臨鄭而以善晉師之救鄭爲解既罪其以重兵臨鄭而不予之又何以舉爵邪義仍不可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年冬楚子伐鄭

楚頻年加兵于鄭胡傳皆以書爵與人爲褒貶至其說不通又謂舉爵或爲褒或爲譏其實皆非也楚自嬰齊帥師以前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稱師其常也以稱人爲貶春秋無是法也胡傳謂三年無故侵鄭爲不義貶而稱人則此年伐鄭元年侵陳宋皆無名不義之師而稱爵何也謂四年討賊稱爵而鄭貶罰未嘗討謂五年稱人爲與師動衆不討賊而惟服鄭爲事則四年之師未嘗討賊胡至五年而後貶哉謂此年書爵非子之見其以重兵臨鄭則書師亦可著其重兵之實何必迂其義書爵哉蓋立義未審故其說自相糾轉而不能安也方苞直解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方氏高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又　　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劉敞權衡）○先書楚人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人殺徵舒而後親入陳書丁亥之日可見也（程端學本義）○先儒謂殺夏徵舒義也取其國惡也一事而褒貶懸絕蓋就人字子字生義恐誤矣（朱睦㮮諸傳辨疑）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留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與之誓神成禮而退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又叛楚而卽晉也以爲討賊眞噴瞶者矣（全祖望經史問答）○殺徵舒入陳一事耳楚或稱人或稱子何也屬辭之體也若書楚子殺之則不辭猶之執大夫皆稱人

以執無目其君者也又按林是野鄙以經文推之蓋楚先遣人殺徵舒於私邑然後楚子親入其國都故殺徵舒稱楚人入陳稱楚子亦猶上書齊人伐山戎下書齊侯來獻戎捷也郝敬行說

略○愚按程子云書人討賊之辭義雖正而終以程氏全氏郝氏說爲合經旨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楚莊入陳而弗有圍鄭而降之世以爲義吾竊怪之入而縣其地圍而降其君暴甚矣桓文所不忍爲安得爲義彼徒以書爵爲褒安有入國圍都而得褒者其書楚子誌彊暴而已趙鵬飛經筌

又　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蕭氏說見前戰城濮○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大

夫不敢敵君故子玉不見名氏而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爲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陳氏亦謂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亦誤從公羊劉敞權衡　李廉會通

又　冬楚子滅蕭

楚莊之罪至於滅蕭甚矣與入陳圍鄭戰邲一例書楚子則知非舉爵以予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三夏楚子伐宋

宋伐陳以召楚兵胡傳謂楚人書爵爲有辭於伐則謬矣去年滅蕭明年圍宋凶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蓋是時政在大夫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是以不競於楚書楚子以見其親涖行間也彙纂案○入陳圍鄭伐宋屢書楚子者見累年會盟征伐中國諸侯皆無復身親之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

於楚也李光地榕村語錄

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

晉伐鄭是年夏邲故也楚圍宋陳故也皆稱爵皆君將也胡傳釋鄭罪晉釋楚罪宋頗矣郝懿行說略

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八年秋楚子旅卒

胡氏謂稱子孔子筆之非也楚稱王楚國之人稱之耳爵史自書子何待聖筆改湛若水正傳 ○胡傳謂楚吳徐皆降稱子與滕侯杞伯之稱子同例則義有未安蓋滕杞爵本侯伯爲時王所黜故皆書子非聖人降之也楚吳徐僭號稱王乃時王之所不能禁者於是從其始封之爵而書子以正其僭逆之罪亦非聖人降之也必謂春秋進退諸侯則先已自蹈於僭何以正人之僭

乎（彙纂案）○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程端學本義引劉氏）○楚至楚子旅而觀兵問鼎力征中夏聘於齊晉卒書其故爵黜其淫名以正君臣之名分而先儒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卒之其義悖矣（日講解義）○楚君自是始書卒蓋爵事之一如齊晉故從赴而書書子正其爵也不葬者其僭號不可書故削之（御纂直解）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此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未書大夫將也（趙汸集傳）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又

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氏者自嬰齊以後無不氏楚益強諸侯以盟主事之故其臣名氏具詳（方苞直解）○楚共幼沖嬰齊柄政會盟侵伐制於一人楚敢逆下之迹著矣（高[illegible]然釋經）○穀梁以楚無

大夫其有大夫者進也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以驕亢之人而進之有氏是褒貶亂矣何以爲春秋劉敞權衡

又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侵衛會蜀盟蜀皆嬰齊也而書法互異者蓋僖以前列國之卿侵伐用衆稱師會盟稱人而楚至是猶從是例故有書師書人之別也文以後霸國之卿特見稱名列序猶稱人而楚至是亦從是例故有書名書人之別且楚於會盂書爵獻捷則書人與此同是又楚之達例也至諸國有卿有大夫統書人者從楚盟則依楚稱也秦先宋楚令也齊後鄭非卿也左傳諸卿皆名獨齊不目可見○高澍然釋經　穀梁謂前書公子嬰齊爲驕則爲公不得其所後書楚人爲屈則爲公得其所因以地會地盟爲申其事附會穿鑿反亂經旨程端學三傳辨疑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至是書楚卿帥師霸統幾亡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先儒謂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辭以下書救鄭知其惡楚其意以書楚公子爲褒豈有大夫帥師可褒者書楚大夫帥師則楚國之權亦在大夫夷狄盛而同於中國也程端學或問○自盟蜀後楚卿將無不以名見其書人與師者將非卿也一同於齊晉矣方苞直解○爭鄭而伐喪春秋深患楚矣文定因其與中國書卿帥師同謂無貶辭非也中國書卿帥師未嘗非貶况楚之爭鄭而伐喪乎必以書晉救而始見春秋惡楚是又泥於書救善之之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連年用兵于鄭如諸儒說當外之人之而春秋書公子書名晉帥師無異辭則稱人爲貶舉爵稱卿非貶之說不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入鄆重言楚人明異事也莒潰而更入鄆故爲更端之辭猶與會蜀盟蜀同一人之身而進退焉非也盟蜀稱人蓋成以前衆會齊盟諸侯大夫例稱人嬰齊不得獨以名見也此書楚人則嬰齊在莒而以偏師入鄆蓋又一人也觀郤缺伐蔡入蔡不重言晉人其證也郎云間以莒潰與郤缺異亦宜書遂也一名一人卿大夫之別也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入鄆必別是一軍大夫將故稱人若莒潰後嬰齊移師當書遂入鄆不當覆舉楚人葉酉究遺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成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公子橐師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又　冬楚人鄭人侵宋 子重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襄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襄九年冬楚子伐鄭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又　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襄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襄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于宋

襄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

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得臣而已其後則書殺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大夫帥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已至此則書薳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

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夷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程端學本義）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等于虢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等會于申

又　秋楚子蔡侯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等伐吳

彙纂案見書伐門

昭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前書楚師滅陳是楚子未至陳也此書會楚子于陳是楚既滅陳而楚子至陳矣故放招殺奐葬哀公皆楚子之事而非棄疾之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說是也趙氏汸謂滅執殺葬皆楚

子而但稱師者以其詐滅中國而不予之其說泥傳文非經旨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 楚師滅蔡
按趙氏訪說與滅陳同非也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令尹陽匄
令尹陽匄書人吳公子光書國略之也 陳傅良後傳 ○穀梁曰兩夷
狄曰敗此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楚與吳戰均之可罪獨進楚子
何哉 戴溪講義 ○高氏說見書吳門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囊瓦
楚伐吳者凡七而止於此蓋楚之勢衰其事不足詳故從略書

人陳氏以爲貶囊瓦者經不見有此義（張自超宗朱辨義）○囊瓦書人人諸儒以爲貶非也楚事至此不足詳故略之耳　又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

又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辨蕭氏說見前城濮○戰書人敗書師奔殺書名柏舉與城濮同（高攀龍孔義）○楚稱人者文定以爲貶囊瓦與城濮貶得臣同義非也泓書宋公城濮書晉侯此書蔡侯楚皆稱人不以楚大夫與中國諸侯敵也故鄢陵之戰以君敵君則書晉侯及楚子矣邲之戰以中國大夫敵外君則書荀林父及楚子矣此內外尊卑之分非褒貶所與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春秋自成公以後卿將皆以名見此獨書楚人者蓋將尊師衆必當書曰楚囊瓦帥師而上書楚囊瓦帥師下又書楚囊瓦出奔鄭則於文贅故上只書

楚人此屬辭之不得不然者也葉酉充遠○是役吳懸軍深入楚腹地所遇楚師有卿有大夫據傳前後入戰非兩軍敵戰不得目將故統書及楚人而柏舉成陳餘皆未陳故地柏舉高閌然釋經○按張氏義正葉高二義亦並通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假報怨以陵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昔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邪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於鄭復書許男者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削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御纂直解○楚不能報吳徙釋憾於蔡

避強陵弱而胡傳謂春秋恕其復讐蔽於以稱爵爲褒之說耳方苞直解○文定以稱爵爲予楚之能復讐夫楚滅蔡而殄其祀謂柏舉之戰爲予蔡之能復讐則可而顧予楚之能復讐哉如以稱爵爲予之則陳忘滅國殄祀之仇反助楚以圍蔡何以亦稱爵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九年夏楚人伐陳

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吳書國書人書爵伯爵降子辨書法與楚異謂進楚退吳辨惡僭號稱吳辨外吳說辨吳稱人公羊說辨札不書公子公穀胡氏褒貶說辨吳書爵公穀說辨長岸進楚退吳辨戕柏舉書爵入郢書吳褒貶說辨救陳書吳杜胡說辨會黃池書爵公穀杜孔褒諱辨自貶之說辨

太伯奔荆蠻自稱勾吳後世因之曰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

封之子爵胡傳援國語以爲吳本伯爵誤也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成七年始見經卽壽夢之二年也蓋成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疲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春秋常書國襄五年會戚書吳人便文也襄二十九年始書吳君臣至柏舉書子已同於列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辭矣趙鵬飛經筌李廉會通成七年

楚始通中國稱荆吳始通中國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其後書吳子亦因其自稱與楚同說者以爲魯史必書楚王某卒吳王某卒聖人黜而書子非也禮諸侯卒訃於諸侯皆自稱其本爵不敢有加焉至葬則書公臣子尊之也今吳楚之君卒皆書子皆其自稱也胡安國又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爲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何獨於吳貶之吳秦皆夷也吳之先則貴於秦聖人不宜降吳而與秦也姑聽其自稱云爾趙鵬飛成七年又

春秋書吳事但書曰吳而已而書吳子者三何也曰來聘以君使而書之也與我接也戰柏舉以蔡侯以吳子而書之也見吳楚敵也會黃池以晉侯會吳子而書之也見吳晉敵也皆著其强也呂大圭或問　哀十三

楚以漸强而君大夫書爵與氏吳至定哀之際强甚矣而始終以號舉何也始雖强猶未能震威諸夏故略之及昭公娶於吳季氏疾之而吳亦多行無禮來徵百牢伐我至城下藩衛侯之舍故魯人憾之而始終以號舉耳會咸稱人便文也黃池書爵著爭霸之實也皆舊史之文而先儒必謂春秋惡吳過於楚誤矣吳雖僭王其國未嘗有觀兵問鼎之悖也雖間犯上國未嘗盡滅虞夏以來神明之裔也春秋何故深斥之使不得儕於楚哉方苞直解　哀十年

吳始書以號舉家氏曰貴鄭而賤吳也夫吳爲太伯之後周章武王所封何賤焉孫氏曰惡其僭號也以楚之僭王已書子書卒何獨惡

吳其書國者始通上國略之之詞遠盟會漸數襄五年書人襄十年書子則詳之矣與楚始書荊繼漸詳之同蠻夷漸盛交于諸夏而無攘卻之者聖人憂傷則有之矣若日書國書人爲惡斥之辭則其强盛時尤當痛絕不應嚴於前而恕於後也以書國爲賤以書爵爲貴孟與黃池之會可謂貴之乎 顧奎光隨筆

春秋於楚初舉號而書人書爵以漸詳於吳終始舉號而書人書爵但偶見非進楚退吳也蓋吳楚並僻處四裔並宜舉號而楚於諸夏爲逼書人書爵以著陵暴之漸吳於諸夏爲遠但以便文書人書爵如會戚列序不得書吳郤人來聘遣使不得書吳使札柏舉之戰只書以吳不知爲親將黃池之會只書及吳不知爲兩霸也郎如狄書人戎蠻書子四裔亦有書人書爵者其不繫於進退之義審矣況楚自文宣以後主齊盟先諸侯不書爵不類吳之柏舉黃池書爵亦如

之耳安在其爲進也高澍然釋經成六年

愚按諸說謂書號書人書爵不繫進退之義皆是也高說更得之趙氏屬辭以爲吳征伐恒與號惟爲中國討罪得稱君中國會吳恒舉號以諸侯之禮接而後稱君說似有理而實則曲生議論與書楚同

成七年春吳伐郯

按孫明復胡康侯謂惡其僭號稱吳非也顧說見前○吳楚交兵已久蠻夷自相攻伐弗責也至是則兵連上國以伐郯始猶楚之以敗蔡始也顧氏又

又　秋吳入州來

成十五年冬會吳于鍾離

方氏高氏郝氏駁外吳之說見殊會門

襄五年夏會吳于善道

又　秋公會晉侯等吳人鄫人于戚

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吳人入聽諸侯之會故列序而不殊會也以是知殊會者所以著事實而非外吳也吳稱人舊史詳之猶徐與齊桓同役則稱人也方苞直解○我往會彼曰會某彼來聽會則列序以爲外吳者至是不可通矣高澍然釋經○劉氏曰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爲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吳于善道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爲欲抑鄫人故進吳子爲人也愚謂春秋之初夷狄君臣同辭春秋之末夷狄漸同乎中國君始稱爵臣始稱名凡書會吳者未必皆君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十年春會吳于柤

左傳兩言會柤而不言盟則苐行會禮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無稽之言也方苞直解

襄十二年秋吳子乘卒

吳始以赴通中國自壽夢從諸侯會戚漸從中國之習矣葉夢得傳

襄十四年春會吳于向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吳始君臣並見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杜注○札以名書以杜注為正非褒貶之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彙纂案○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讓國也○穀梁吳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楚子使椒吳子使札本無異義其初稱國繼稱子而大夫稱名聖人各志其漸以為褒其來聘豈情也哉趙鵬飛經筌

○荊人來聘楚人使椒來聘秦人歸禭秦伯使術來聘春秋書

之以漸吳始遊於上國遂同於椒術之例吳驟強也陳傅良後傳○楚子使椒來聘書爵書名非進楚也所以見楚之盛也吳子使札來聘書爵書名非進吳也所以見吳之盛也楚始聘魯書曰荆人吳始聘魯遂稱吳子非厚吳而薄楚也荆初來聘中國猶有可為者早攘卻之楚將不至於盛而中國將不至於衰也至其通好之久盟會侵伐同於諸侯則中國與之等矣故書曰楚子使椒來聘所以一楚於中國也吳初來聘而遂稱子言其一來而遂同於中國也公穀皆以季子賢而來聘故吳得稱子此不得其義而過為之說爾孫覺經解○公羊見吳突然稱子又稱使又稱大夫之名與春秋前書荆人來聘凡例不類求其說而不得故強為之辭殊不知吳自建國已有大夫特春秋之初夷夏之辨尚明故其來聘史氏書之略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故

史氏書之詳吳札來聘之前已有秦伯使術來聘楚子使椒來聘之文吳前未嘗通聘中國至此而始至史氏亦書之詳聖人因而不革以見夷夏莫辨之一端程端學三傳辨疑○吳札來聘之先吳已稱子矣如曰吳子乘吳子遏吳子餘祭是也何待使賢而進之曰子又○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釀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於聘褒之釀亂之貶安得於聘貶之御纂直解○子札褒貶之說紛如愚謂春秋于札無褒貶焉耳褒貶者必于事于來聘而褒貶其生平遠矣李光地榕村語錄○或疑經文所稱吳子不知其何人者按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而後遇弒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服虔皆以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孔疏駁之謂先

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札來聘與闔弒吳子之文不隔月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而得書吳子使乎蓋吳子以未弒之前遣札札去魯之後而後吳子赴至緣係五月被弒故追書在來聘之上耳然則吳子者餘祭也但左傳以札之出聘爲通嗣君攷餘祭已立四年未有立四年而始通嗣君者札之出聘恐不爲此此則不敢以左氏之說爲然爾牛運震傳○爵舉者使文耳不可曰吳使又不可曰吳人使也或曰始進之非也不稱公子與楚椒同郝懿行說略○此吳子即餘祭也餘祭已弒不宜更書吳子使然札實奉君命至魯尚未聞喪不書吳子使其事轉不實也況書來聘已至魯言書使據在彼國言是二時事其辭無嫌也高澍然釋經○吳始聘而備君臣之辭諸儒以爲重季子而胡氏又以不繫爲貶季子俱非經旨蓋遣聘爲國事其使之賢否不計而胡

氏辭國生亂之說尤不經也其異於楚始聘稱人遺罷稱族者楚之由人而名而族以漸詳吳則隨事立文以遣卿故書名而目君使以未能同於上國故略其繫即楚子使椒來聘亦辭同而義自別蓋彼以書荆人來聘例之則書名為詳此以諸夏來聘例之則不繫為略又○呂氏顧氏說見來聘門楚來聘下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書人吳舉號皆從恒辭以為進楚退吳無義可據高澍然釋經○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春秋於外恒略之陳傅良後傳郝懿行說略○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吳子也胡傳本公穀謂稱子爲進吳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失經意矣王樵輯傳○職稱吳子入郢不稱子史略文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也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褒爲其憂中國也後之不稱子爲貶爲吳君大夫利其有也皆非經意諸儒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忽而予吳忽而貶吳而於聖人伸蔡侯傷中國之微意則莫能發也又孫孔疏○穀梁曰謂之吳狄之也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爲利則凡諸入國者皆是乘人之敗何不狄之乎陸淳辨疑引趙匡○戰書吳子者柏舉之戰爲救蔡之故也入郢則不足以詳矣故楚子奔隨不書秦救楚不書敗吳不書楚子復國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吳稱子以爲進之非也哀八年吳救陳亦但以號舉何獨於此而進之吳聽子胥之謀欲甘心於楚久矣原非專爲蔡報怨也而春秋遽以救災恤隣之義予之豈理也哉觀入郢以號舉從其恒稱則前書吳子之非進之也審矣葉酉究遺○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褒以後之不稱子爲貶非經意也柏舉之役書蔡侯之以則吳之稱子文不得不然後書吳入郢亦自史文之常非有他義也又公穀謂吳之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故狄之按左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爾公穀誤以宮爲室以室爲妻失之已遠乃謂以此狄吳不亦謬乎牛運震傳○戰稱吳子入郢稱吳何也詳略辭也或曰稱子進之稱吳貶之非也郝懿行說略○書以吳非獨

書以吳人非貶舍吳子無稱也春秋於吳書人以順文書爵兼以著事而舉號爲逆例觀是役爵號並見益知因事立文非筆削所存也更目吳中有間事也 高澍然釋經

定十四年夏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六年春吳伐陳

又　夏叔還會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哀八年春吳伐我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又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吳不救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其救庸足多乎胡傳謂楚肆其暴橫列國不能救而吳能救之其救爲善而吳以號舉不進之者爲深著楚罪也穿鑿失經旨 蒙纂

案○杜氏預曰延州來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也○愚按終春秋之世吳未嘗書大夫將杜說非○張說見書救門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臯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以吳稱子爲吳主會是就子字生義而意之已誤矣旣而見晉序吳上而又以不與南蠻主中國言之則是魯史本書吳子及晉侯而孔子易晉侯居吳子之上也豈理也哉穀梁云吳進而稱子而又曰王尊稱子卑稱辭尊稱而居卑稱是自相戾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說者謂吳欲尊天王自去其僭號故春秋進而子之是不然吳之稱子前此矣張大亨通訓○穀梁以爲進吳稱子

按吳本子爵而僭王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義亦緣

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仍自稱其本爵也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强大與晉爭衡非有翕周之善何所取而進之且經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皆書吳子豈俟此會而始進乎 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按四夷雖大皆曰子此稱吳子者因上文公會晉侯吳不可單稱號若書吳人又沒夫差親在會之實據實而書無他義也穀梁謂進而書子杜孔又謂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僭號而稱子皆失之鑿楚自入春秋即稱王而經俱書楚子未聞楚貶號也外傳載趙鞅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稱公汪氏駁之謂齊桓之盛未能責楚之僭王豈衰弱之晉反能使吳黜其號乎其不然明矣 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高氏說見殊會門

○越書越書於越書越人 越於越公羊說辨 稱人進之辨

公羊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按公羊之意非謂事有襃貶蓋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孔疏定五年○戴溪講義曰自稱於越中國稱之曰越非有能通不能通之別也公羊未是程端學辨疑曰如公羊說前未能以名通故稱於越後以名通故稱越今稱越在昭公時稱於越在哀公時如公羊說則前能以名通後反不能以名通也此何理哉

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也越者中國稱之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劉說爲合李廉會通同上

於越句吳皆蠻夷之號然春秋書吳不曰句吳者以武王嘗封之則吳其國名也越乃禹之苗裔非周之封國不書越而書於越者其自號也凡四夷從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若邢人狄人伐衛吳人鄫人會戚是也故便文則曰越人復其恆稱則曰於越陳氏謂常壽過稱人進之者誤矣外傳記范蠡之言曰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負於東海之陂黿鼉之與處而黿鼉之與渚則越之所以強於蠻夷

者可知矣趙汸屬辭

稱越者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者從越告也一國兩稱舊史從告春

秋不革而謂稱人稱爵稱號紛紛褒貶乎方苞通論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楊慎丹鉛

總錄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張說見下書徐彙纂案見書伐○越未有聞也吳楚爭而越

入中國楚子伐吳越大夫常壽過會之始見於經陳傅良後傳見定五年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杜注○孔疏李說見前○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

越或當時之所稱歟汪克寬纂疏○越見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昭

公之時其三稱於越在定哀之時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之時國名爲越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爲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改號稱楚也孫覺經解

定十四年夏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附　全氏越句踐論

以吳之强而句踐於覆亡之餘生聚教訓而沼之是荆楚所弗能古今之論復讐者孰有光於斯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遂以稱長於上國誠偉矣然其晚年功業稍衰何也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范蠡曰句踐之爲人可與患難不可與安樂彼夫差之初政蓋刻苦自厲矣卒以報越及其功成何不克自持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然沼吳

之後非前日比太宰嚭者亡吳之臣子也信而任之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由於嚭之受賂尚可爲國乎迹其遠鶩上國於魯於衛於邾逞其雄心而淮泗之閒終弗能有嗟乎晉之衰也南方之霸三出楚雖久爭中國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恣睢暴戾遂以自殞繼楚者吳其橫行更甚故其亡愈慘越則稍戢而其不克終霸亦侈心爲之也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

○徐舉號書人書爵 敗舉號夷書人書爵辨　伐莒杜趙說辨

徐自莊二十六年見經 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昭四年會申楚子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僖十五年楚敗徐與文七年伐莒並舉號 汪克寬纂疏 僖十五年

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爲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也 李廉會通同上

春秋書徐敗不言師侵伐舉號皆夷狄恒辭史記言徐出柏翳與秦同祖然三監流言時一叛伯禽撫封時再叛費誓稱徐戎則非中國諸侯比矣徐偃王事史記後漢書皆言在周穆王時既爲天子所伐走死失國民戴其嗣君如初而駒王復彊葢其先彊僭不異吳楚東周後始微弱也檀弓記邾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欲用諸侯相交禮親含是時徐滅已再世而蠻夷僭竊之制猶未能盡革則齊桓之時雖來即諸夏未容一切以諸侯之禮治也徐暫事齊後世仍服於楚申之會徐子在列楚人以其吳出也執之乾谿之役又圍之以懼吳則徐葢兩事吳楚卒以違吳人執亡公子之命見滅於吳雖楚爲出師救之無及也楚爲中國患天將假手於吳以覆之而徐猶惓惓於楚以取滅亡則其世服蠻夷之教也趙汸屬辭同前

徐稱人舉號書爵皆舊史之文也若以褒貶爲義則伐莒可貶而書

[illegible]從中國受師貶之何義取舒伐英氏可褒而中會褒之何義 方苞

兩節 三年 僖

春秋於徐未嘗擯於四裔申之會淮夷與號而徐皆爵始見晉人告其證也伐莒舉號疑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同爲修後之闕 高澍然 釋經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李氏說見外兵書敗某于某門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文七年冬徐伐莒

杜云不書將帥徐告辭略非也徐苟來告若不稱君則必稱將帥豈自云徐而已乎 劉敞 權衡 ○按趙東山曰徐嘗稱人矣曷爲復書徐

其恒稱叛諸夏也亦非高氏以為對文其或然歟

昭四年夏楚會諸侯于申　徐子　楚人執徐子

昭五年冬楚以諸侯伐吴　徐人越人

其曰徐人越人便文也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趙汸集傳○人徐越之大夫耳楚之爭勝於吳雖蔡陳許頓沈從之皆譏也而何進乎徐越哉且徐越非淮夷之比文定以為進之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秦晉爵書人書師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以稱秦秦為狄之辨交兵書人書師穀梁辨春秋以王事責秦復辨秦無大夫辨書僞聃賢穆公辨貶衛不氏辨漸進之辭辨

春秋書秦事初入經即晉之凡書秦人秦師皆卿大夫視楚初舉號次稱人次稱爵不可例論列國大夫文宣以後會盟侵伐皆名獨秦無潤盍其卿大夫受成於君未執國命無事以名見也高閌然釋經文十二年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秦西戎也始見書爲何哉秦守本爵無号楚之僭詩采秦風書錄秦誓秦之不可以戎狄例明矣（黄仲炎通說）○秦始見經而書法與晉平等不似齊楚之以戎夏爲內外者晉雖宗盟大國獻公以來未與中國之會秦雖西戎其國乃豐鎬舊都繆公亦非吳楚僭竊之比也故自晉文之前以矜視晉秦相等不容別內外此當時事勢無庸以意抑揚於其間也（焦袁熹闕如編）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　秦人

秦與中國會始此○秦始與會故序在諸侯之下（鄭玉闕疑引高閌）

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

又　夏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諸儒以秦不言師爲外之然左穀皆有師字獨公羊無師字不從左穀而從公羊者諸儒深求義理以責秦之貪利勤民用詐襲人也然使春秋義取乎外秦則當於入滑外之不當殺於入滑而反罪於敗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羊曰謂之秦狄之也按文二年戰彭衙亦曰秦師蓋秦之罪在於事豈在去師之一字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義見下條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舊說秦伯知過復貳故貶稱人非也考之於經惟戰韓稱秦伯蓋兩君親戰若書秦人則疑晉侯見獲於秦大夫其餘終穆公之篇皆書秦人未有稱爵者又謂晉人畏秦而不出秦伯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其自誓之言亦非也考之傳

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何由知其自悔而不報乎先儒曲生義例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皆因書錄秦誓謂孔子以穆公爲賢不知誓詞有足爲天下後世法者故不廢其言至其窮兵報怨則備書於春秋以著其罪並行而不相悖也

講義 ○愚按趙氏汸於秦晉交兵泥左傳文三年傳稱秦伯七年傳稱秦康公十二年傳稱秦伯宣十五年傳稱秦桓公以爲秦背晉報怨連兵四世而與楚附故貶秦君皆人之其說非也終春秋秦卿大夫統稱人書人者皆非君將也高氏澍然說得之見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門篇末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文七年夏秦人戰令狐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襚

秦僻陋故不稱使杜注○按十二年聘書使矣杜注未是此蓋微者故畧之耳趙佑雜案○秦晉方不睦而魯善於晉故秦人歸禭以結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日講解義

文十二年夏秦伐晉

狄秦之說非也見秦晉交兵門顧氏說又見外兵但書國門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益之後本附庸也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周室賜爵為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列國交聘盟會九年來歸禭始與魯通好高閌集注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公羊曰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胡氏曰秦非無大夫也蓋畧之故稱人術不氏再命大夫也若謂賢秦伯則楚使椒來聘楚有何賢耶愚謂穆公僅有悔過

之辭而無悔過之實故自殽之敗報怨者再三有何可賢而賢之傳程端學三○傳曰秦介戎狄之間以吳楚例而削其使之氏傳辨疑

此惡秦已甚之辭耳秦豈介戎狄者哉其地則周西京之故地其民則文武周召之遺民也聲名文物夫豈盡湮而同於戎狄也王介之四傳質○汪氏以爲歸禭稱人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漸進之義非也秦入春秋原來稱伯非楚之比來聘如其稱耳何爲漸進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呂氏說見來聘門楚椒

又　冬秦人戰河曲

宣二年春秦師伐晉

宣十五年秋秦人伐晉

成二年冬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

秦是時與楚合而又通好於魯故亦來與盟與楚並序諸侯之

上秦强可知季本私考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襄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終